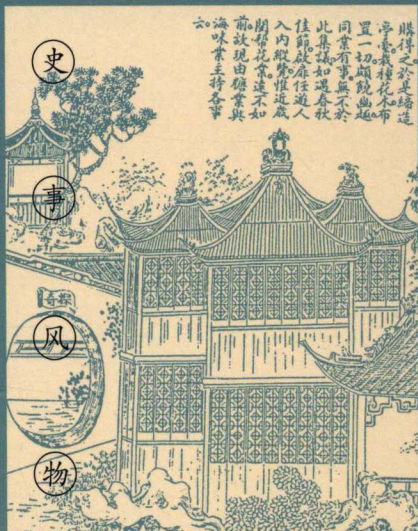


老上海

邑庙城隍

薛理勇 著



老上海

邑庙城隍

薛理勇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上海邑庙城隍 / 薛理勇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8

(薛理勇新说老上海)

ISBN 978-7-5458-1113-1

I. ①老… II. ①薛… III. ①城隍—寺庙—介绍—上海市 IV. ①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4593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老上海邑庙城隍

薛理勇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mm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20,000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13-1/K.190
定 价 25.00 元

前 言

大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我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豆腐干”文章,大意是讲,上海历史上有不少叫做“三官堂弄”或“三官堂街”的小路,这些小路都是以附近有一个“三官堂”的道观得名的,虹口区永定路 70 弄(我很久未去哪里,不知这条弄堂是否还在)旧名“三官堂弄”,因这里原有一座“茅山道院下院”,俗称“三官堂”而得名的。几天后,现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道教》杂志主编、上海太清宫住持丁长云道长陪了一位长者找到我工作单位,才知长者就是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陈莲笙道长。他是道士出身,对上海道观分布十分熟悉,但他已记不清虹口的三官堂弄和三官堂,希望核实一下,于是我告诉他,我家住虹口,离这“三官堂”不远,并找出了我引用的资料、历史地图,核准后,陈道长十分高兴,希望我常去道教协会走走。后来上海市道教协会开会时,我即应邀为代表,即现在的会员,协会还给了我一个“常务理事”的头衔,这倒使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在协会中非道徒或居士者极少,我就是其中之一,并一直连任至今。

我长期从事上海历史研究,上海史研究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饭碗”,而上海城隍庙不仅仅是上海的土地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里也是上海宗教、商业、风俗活动的中心,在上海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更是上海历史的重要一章。我聆听过陈道长有关上海道教历史以及发展的观点,也部分参加上海城隍庙复建的讨论,当年陈道长建议我写一本关于上海城隍庙的书,但总以为火候未到,暂不下笔,而如今陈道长已驾鹤飞升,我也已退休多年,可以完成陈道长的嘱托。

可以讲,从明朝以后,每个县必须建一座城隍庙,上有所好,下必甚矣,于是不少镇也有城隍庙,甚至一座县城或城镇会有两座、三座城隍庙。从本质上来讲,地方的城隍庙就是该地方的土地庙,是一个地方、城镇的守护神;县衙门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知县就是地方的“父母官”,而城隍庙则是这个地方阴曹地府的衙门,城隍就是这个地方阴曹地府的“知县”,于是,城隍庙和城隍是最具地域、地方特色的宗教建筑和传奇神话。

与道教的许多神道人物不一样,许多地方的城隍是民众推选的历史人物,尤其是由对该地方作出贡献的人物担任,于是,许多城隍庙既是地方的土地庙,又是城隍宗族的家庙。上海城隍正堂秦裕伯就是上海本地人,所以上海城隍庙既是上海的土地庙,又是上海秦氏的宗庙。这也决定了城隍庙与其他道观的不一致性。

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上海城隍庙是宗教活动中心,城隍庙地区又是地方的商业、风俗活动中心,所以,上海城隍庙的历史、文化也是上海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 录

1	前言
---	----

1 城隍溯源

5	上海行政区域的变化
8	古代上海地区的城隍和城隍庙
13	上海地区的霍光庙
16	厉鬼与厉坛

21 上海城隍正堂秦裕伯

24	秦裕伯家世和故事
30	浦江镇的上海城隍故里

37 上海城隍庙

43	上海邑厉坛的考证
49	豫园与城隍庙西园
55	城隍庙的同业公所
62	上海的新城隍庙
66	关于城隍塑像

69	城隍庙的神话与鬼话
72	从松江府城隍照壁图案讲起
77	城隍庙的神话和鬼话
87	城隍庙的“人话”
91	城隍庙的赛神和风俗活动
94	三巡会的传闻
102	三巡会的仪式
106	“奶奶生日”与兰花会
111	六月六日的晒袍会
116	到城隍庙“叫七”
123	城隍庙里神仙多
126	上海城隍庙的“年规戏”
129	城隍庙的工艺品市场
132	小校场的祭祀用品市场
140	城隍庙的迷信行业
146	城隍庙的珠宝古玩市场
150	城隍庙的工艺品

155	城隍庙的饮食与食摊
165	小热昏与梨膏糖
172	有趣的“双档”
177	鸡鸭血汤和油豆腐粉丝汤
179	城隍庙的南翔小笼馒头
182	城隍庙的烘鱿鱼干
185	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
187	尾声

城隍溯源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战争不断，百姓遭殃。为了保护一方的平安，国都要建造城墙，稍具规模的城池也要建造城墙，国都称之为“京城”，地方称之为“邑城”。城墙是军事防御体，但城墙也是分割线，“城里为邑，邑外为郊”，城墙把地方划分为城里城外，也即“市区”与“郊区”，这样，“社”就成了郊野乡村的土地公公，而“城隍”就是城里的土地老爷，二者本质一致，实管区域和对象就大不一样了。

把城市的土地老爷称之为“城隍”，供城隍的地方称之为“城隍庙”，最早见于《北齐书·慕容俨传》。慕容俨，字恃德，习兵法，北齐天保二年（551年）以军功授开府仪同三司，后被派守卫郢城。刚到任，梁朝大都督侯瑱、任约就派军队攻打郢城，还在上游鹦鹉洲上用芦苇筑长数里的围栏，堵住郢城的出路，形势对慕容俨十分不利。《慕容俨传》中讲：“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慕容俨不仅自己经常向神祈祷，还率领部下集体祈祷，祈求城隍在冥冥之中保佑他们。此时，果然大风狂起，江上惊涛骇浪，把敌军围的芦苇坝冲垮了，慕容俨取得胜利。

到了唐朝以后，“城隍”的记载就逐渐多了起来，如《太平广记》卷一二四：

唐洪州司马王简易者，梦见一鬼使，自称丁郢，手执符牒，云奉城隍神命，来追王简易。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中吴记闻》：

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开元末，宣州司户卒，引见城隍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卫甲仗严肃。司户既入，府君问其生平行事，曰：“吾即宣城内史桓彝也，为是神管郡耳”。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二·祠庙》：

春申君庙，在子城内西南隅，即城隍神庙也。

中国道教是多神教，有记录的神道人物不少于两万人。道教的神道来源也是多样化的，一类可以称之“尊神”，一般是早期道教著录中的神道，如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之类；一类是因自然现象被神化、人格化产生的神，如北斗星君、太白金星、雨伯雷神之类；一类是神仙，大多由神道故事派生出来的神，如九天玄女、八仙之类；一类是祖师真人，往往是道教某宗派的开创者，如张天师、许真君、张三丰等；还有一

类就是地方的真人,他们对地方事业作出过贡献,并被附以许多的传说故事,后来就被地方尊为地方保护神,而地方的城隍大多就是这一类人物,如以上引文中提到的苏州城隍春申君、宣城城隍桓彝等。

上海行政区域的变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这就是所谓的“郡县制”。在以后的不同朝代,行政建置的名目繁多,但大多实现三级行政制,即中央政府下设“省”,“省”下设“府”或“州”,“府”下设“县”。今上海市的区域一直到唐朝还分属昆山、嘉兴、海盐三个县,根据唐朝制度,江南地区编户超过万户应该置县,到唐朝天宝年间(742—756年),这里的编户早已超过万户,于是于唐天宝十载(751年),分原昆山县的南境,嘉兴县的东境,海盐县的西境设立“华亭县”,此时的华亭县的区域大致相当于除嘉定区、宝山区、崇明县以外的今上海市。

根据元朝的制度,“江淮以南,三万户以上者为上县”,这里的人口又远远超过了三万户,于是在元至元



上海近郊的龙华寺塔

十四年(1277年)升原华亭县为华亭府,第二年改称松江府,下面只有一个华亭县,当然,这是为设立上海县做准备,几年后,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就析原华亭县东北的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五个乡置上海县。到了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又析上海县西部的北亭、海隅、新江三个乡和华亭县的两个乡置青浦县,于是上海县下面只有高昌和长人两个乡了。

古代的吴淞江是一条很大的河流,唐朝置华亭县时,它的北界就是吴淞江,北岸属昆山县,在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析昆山县的安定、春申、临江、平乐、醋塘五乡置嘉定州,不久又改称嘉定县,治设练祁市,就是今嘉定城厢镇。

到了清朝以后,江南人口增长速度很快,根据江苏巡抚张楷的上奏,认为江苏省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人口实在太多,于征税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建议将该三府下辖的三十三个县全部一拆为二,变成六十六个县,皇帝批准了。于是于雍正二年(1724年),吴淞江北岸的嘉定县增置宝山县,析华亭县的两个乡置奉贤县,原金山卫改金山县,析青浦县部分置福泉县(后取消),析上海县部分置南汇县。到了清嘉庆十年(1805年),又析上海县高昌乡的十五个图,南汇县的十个图,以及下沙盐场的八、九两团之地设“川沙厅”,民国后废除厅和州的编制,1914年又改川沙厅为川沙县。

清代和民国初,“市”还是一个“市场”的概念,地方上有一定数量聚集人口,并且有相应规模商业活动的地方可称之“市”,《同治上海县志·卷一·疆域·镇市》中记载,同治年间上海县有称之“镇”和“市”

的地方就有四十五处,其中“市”就有三十四处之多,其中如浦东的洋泾市、杨师桥市、浦西的老闸市、新闸市、静安寺市、虹口市、徐家汇市等,一般讲,“市”的人口和规模均小于“镇”,后来,人们就把这种“市”称之“草市”,与后来的 city 是不同的概念。进入 20 世纪后,西方国家出现并推广“大市”(great city)计划,尤以英国的“大伦敦市”(Great-London)的影响最显著。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上海设“上海特别市”(Great Shanghai City),1930 年改称院辖市,直辖市,1958 年将原江苏省下属的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嘉定、宝山、南汇、川沙、崇明诸县划归上海市。

城隍神本来是一个城市的守护神,或者讲就是城市的“社”、土地公公,至迟到了明朝初年,中央政府把城隍庙分作几等,就是京师城隍庙、省城隍庙、府城隍庙、县城隍庙,于是,城隍也有了等级,京师城隍的管辖区域犹如人间的皇帝,县城隍则如阴曹地府的知县,其管辖的区域和范围是与这个县的面积、人口是一致的,即上海邑城隍只管上海县这块地方。上面用这么大的篇幅讲上海地区的设置沿革,目的在于说明,不同时期的城隍,掌控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古代上海地区的城隍和城隍庙

南宋《绍熙云间志·卷中·祠庙》中记：

城隍庙，旧在县西。政和四年，迁于县东七十步。唐李阳冰曰：城隍神祀典虽无，吴越中多祠之。今州县城隍，相传祀纪信云。

古代汉语中的“县”往往指“县治”，即县衙门所在地，华亭县城隍庙原来在县衙门的西面，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迁到县衙门东七十步重建，应该讲，华亭县城隍庙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城隍庙之一，而城隍是楚汉相争时的西汉名将纪信。纪信是刘邦手下的一名大将，当年项羽围困荥阳时，形势十分严重，于是纪信请求乘刘邦的马车，冒充刘邦吸引项羽，而刘邦则从旁边出击，项羽十分气愤，在拘捕了纪信后还将纪信活活烧死。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封他为“忠祐”，并为他建庙。不过，这个故事发生在楚汉之争时期，地点在西北的荥阳，与上海地区的关系不大，华亭人为什么会尊纪信为城隍呢？

民间传说，纪信被烧死后化为神，发誓与楚霸王项羽为敌。上海地区东临大海，吴淞江东流直泻大海，受潮汐的影响，吴淞江及支流有明显的、规律性的潮涨潮落，落差多达数米，这种河称之“潮汐河”，当大潮来临，会冲垮堤岸，淹没庄稼，当地人称之为“霸王潮”，这本来与西楚霸王项羽没有关系，但人们往往把“霸王潮”理解为是西楚霸王发怒而掀起的浪潮，而纪信就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死敌、对手，就利用、借助纪信庙来压制、打击“霸王潮”，于是纪信就成华亭的守护神、城隍。这一推断应该讲是合乎情理的。

今天上海市闵行区西部与青浦区交界的地方有——纪王镇，至迟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已被叫做“纪王市”，万历时为纪王镇，这里靠吴淞江很近，据记载，在很早以前，当地人就为消弭吴淞江的“霸王潮”之灾，建了一座纪王庙，“纪王”即以该庙得名，这大概也是这里的城隍庙。古代，皇帝或官吏设在别处的宫殿、衙署称之为“行宫”、“行辕”等名，城隍庙是阴曹地府在人间的“办事处”，建在省城、府城、县城，也会在低一级的行政区出现“派出机构”，称之为“行祠”，也许，那纪王的纪王庙就是华亭县城隍的“行祠”。

明万历分上海西部的三个乡建立青浦县后，上海县下只有高昌和长人二乡，《云间志》中讲高昌乡下有“九保、十五村，管里四：高昌、盘龙、横塘、三林”。未提到“十五村”的具体名字，而在明《弘治上海县志》中记下了“九保、四里、十五村”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淡井村”，显然，这是一个古老的自然村落名。而就在明弘治后的几十年，《万历上海县志》中出现了这样一条记录：